

林非 李晓虹 王兆胜◎选编

百年中国

哲
理
卷

下

整部中国历史，是在艰辛困顿与曲折多变中前进的。它交织着多少辉煌和灾难，凝结着几何欢乐与痛楚。

经典散文

BAINIANZHONGGUO
JINGDIANSANWEN

百年中国

经典散文
(下)

BAINIANYZHONGGUO
JINGDIANSANWEN

哲 理 卷

◎林非 李晓虹 王兆胜 选编

⊕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声 明

感谢各位入选作者对我们的支持。我们将在本套丛书出版两个月内寄奉样书和稿酬。有少数作家或家属因为地址不详无法取得联络，谨表示歉意。敬请这些作家或家属见到此书后及时与我们联系，以便尽早寄上样书和稿酬。

联 系：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总编室或与我社驻北京办事处联系。

电 话：0470 - 8222592

地 址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4付3号。

邮 编：021008

卷，一个专业味道极浓的皮箱，外加一个皮包。可谓全副武装。他的这套器械在整个柴达木也是最精良的。他到花土沟是为了给中国石油杂志提供摄影作品。他要住下来，照风景，也照人物。他在路上对所有的景色都不感兴趣。他告诉我最美的是尕斯库勒湖，是昆仑山的雪景。他说他到过花土沟好几次都是天公不作美，没有拍成好作品。这一次，他说要托我的福。

花土沟位于柴达木的最西部。一位石油专家把这里称为西部之西。这里应该算作柴达木最荒凉之处，如今这里成了柴达木最热闹的处所。这里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也有丰富的黄沙。这里的黄沙对我可真够热情了，热情得使我无法忍受。

那是第二天的午饭后，我与年轻的摄影记者在房间里聊天。我们决定下午就去尕斯库勒湖拍照。他一边听我侃，一边整理着相机。我先是觉得嗓子发痒，干咳几声愈发痒得厉害。我就以为是烟呛的。我问他，哪儿来的烟这么呛人？他抬头朝窗外一看，叫了声“坏了”。

窗外，一片浑黄的浓烟成了弥天大雾，吞没了所有的景物。电线杆子看不见了，楼群看不见了，仿佛世界一下子就到了末日，我扑到窗前，被这弥天大雾弄得十分新奇。大雾中偶尔闪出行人。行人全然没了立体感，影影绰绰，薄如纸片。我这时候全然没有意识到这是黄沙而不是大雾。黄沙怎么可以像雾呢？

我感到屋子里更呛了，呛得我不能张口，连喘息都困难。窗台上已经积了一层黄沙，桌面上，地面上也积了一层黄沙。

所有的窗户都是双层，都关严实了，这黄沙怎么会挤进来呢？摄影记者无比沮丧地装起相机，倒在床上蒙头睡大觉了。这种天气只能蒙头大睡。可是，我怎么也睡不着。沙子在屋子里弥漫飞扬，躲进被子里上不来气儿，露出脑袋更被黄沙呛得窒息。路上所有的好心绪一下子却被破坏了，这才明白为什么生活在这里的人不喜欢黄沙。黄沙真不是个东西！

刮黄沙时，就没有人上街了，也没有人吃饭。没有办法做饭，也就没有办法吃。我们非常艰难地把车开到街上，竟然找不到一处可以吃饭的地方。在这样的日子里，你就是花多少钱也找不着个吃饭地方，遇到这种天气，你就会觉得腰包揣多少钱也没有用处。密封极严实的日本车里边也照样钻进了黄沙。这叫做无孔也入。

回到住地，推开门，水泥地面已经成了沙漠，踩在上面挺软乎，还能留下挺深的脚印。书也看不了，话也说不了，觉也睡不了，什么也干不了，这样下去岂不把人活活折煞？

年轻记者躺在床上讥讽我：作家先生，黄沙对你多热情？我这是托你的福啊！

整整一夜没有入睡。真倒霉，那天晚上，表也停了。我不知道时间，怎么也盼不到天亮，真是漫漫长夜！

世界被黄沙折腾得烦躁不安。躺不住，坐不了，心烦意乱，抓心挠肝。这是什么鬼地方。怪不得有位领导来到这里说了一句石油工人爱听的话：在这里别说干活为国家做贡献，就是什么不干在这里呆上两天也该表扬。我本来决定在花土沟呆

上一周，可是，我呆不下去了，巴不得风沙马上停下来，我立马就离开。

我谛听着窗外的呼号。什么时候能停下来呢？据说春天这里风沙一起，常常就要刮个痛快。一痛快就是三五天。最多一次刮了整整一周。这一周人们被困在床上吃不了，喝不了，带着口罩还不行，还往呼吸道里进沙子，就又在口罩上边加上一条湿毛巾。沙子倒是挡住了，可那不得把人憋死？

柴达木的风沙太可怕了，我真担心刮上一周。天亮了，风算是煞住了，可是天空依然不透明。那黄沙不肯从上面往下落。还是瞧不见昆仑山，还是望不到尕斯库勒湖。摄影记者一筹莫展。“对不起，拜拜！”

我们上路了，他留下向我招手。我祝福他等来一个透亮的好天气。其实，我也在默默地为自己祝福。天气一直不开晴，会不会在我们行至半路时再刮起大风沙？只要风沙一起我们的车就别想开了，走到哪儿都得停。司机告诉我，有一次行车途中赶上大风沙。停下来等了一天一夜，风沙消停后下车一看，傻眼了，车的侧面大半个身子被削损得有皮没有毛了。那是一台新车啊！司机心痛地强调。

由赞美黄沙到厌恶黄沙；由害怕黄沙到逃避黄沙，这是一个我所亲历的情感过程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环绕柴达木一圈。谢天谢地，风沙没有力气追逐我们的丰田越野车。不是它不想追而是它追不上。倒是我们的车轮把带起的串串黄沙抛在了身后。回望那一团团无可奈何的黄沙，我觉得我夸大了它的存在

价值。我把它看得过于强大。其实，它们只不过是受风的操纵，让它们躺，它们就得倒，倒的姿势都得由风来决定；叫它们起来，它们就不能趴着，没有一点商量余地；让它们安静它们才能安静，让它们疯狂它们就得疯狂。它们的喜怒哀乐全然不受自己的支配，它们没有自己的原则。

它的形象是一种风的外化，它的纹络从来就不曾是它自己的，在水下是属于水的，离开水，就属于风了。

三、看沙还是沙

回到敦煌，住在石油局的招待所。没有特点的建筑，没有特点的装修，没有特点的服务，算是隔绝了有特点的世界。招待所是在大道边。大道上光光亮亮，没有黄沙；招待所大院铺着柏油，平平展展，也没有黄沙；招待所从走廊到房间，铺着地毯，更是不见黄沙。黄沙到了哪里？

那是春日里一个极好的日子，我在极好的阳光底下，仰望着感觉极好的鸣沙山。我满眼都是灿烂都是辉煌。从上到下辉煌，从左到右灿烂，辉煌和灿烂在这里没有什么区别。沙山的斜坡很是舒缓，牛毛般光泽细软，而线条清晰有如刀刃般的山脊无论直线还是弧度，都高贵得不可企及。居然有人踩在上面行进。人一到了那上边就渺小如蚁。一个人是一只蚂蚁。一队人就是一串蚂蚁。

一粒黄沙，被人看得渺小，那是天经地义，而人被沙山的

山脊线显得如此卑琐渺小则令我无比新奇。我简直无法相信，这么伟岸的沙山全都是细如牛毛的黄沙堆成。沙子的属性原本就是松散的，是没有凝聚力的，比如我们常说的一盘散沙。在我生活的东北，无论城市还是乡村，所有的沙都是松散的。因为松散而任人宰割，因为松散而过于低贱，因为松散而形不成气候，更形不成风景。但是，在这里我看到的沙子却具有着伟大的魅力。这种伟大的魅力是来自一种群体意识。它足以震动天地万物，更能够震动人类。

然而，古往今来，多少名人志士光顾这里，他们无不为鸣沙山的奇观而震动。早在魏晋的《西河旧事》中就有记载：“沙州，天气晴明，即有沙鸣，闻于城内。人游沙山，结侣少，或未游即生怖惧，莫敢前。”唐时的《元和郡县志》中记载：“鸣沙山一名神山，在县南七里，其山积沙为之，峰恋危峭，逾于石山，四周皆为沙垄，背有如刀刃，人登之即鸣，随足颓落，经宿吹风，辄复如旧。”五代的《敦煌录》云：“鸣沙山去州十里。其山东西八里，南北四十四，高处五百尺，悉纯沙聚起。此山神异，峰如削成。”更神异的是沙山的鸣响：“盛夏自鸣”“声震数十里”。鸣沙山过去叫沙角山，神沙山，后来改为鸣沙山。这说明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它的鸣响。它的鸣响已成为千古之谜。可是，至今，也没有对它的鸣响作出统一的解释。现代人用科学去探究，得出四种观点：一为静电发声说。认为鸣沙山沙粒在人力和风力的作用下向下流泻时，含有石英晶体的沙粒相互摩擦产生静电，静电放电即发出声响。二

为摩擦发声说。认为鸣沙山在天气炎热时，沙粒特别干燥而且温度增高，稍有摩擦，即可发出爆裂声。三为共鸣放大说。认为鸣沙山群峰之间形成的豁谷是天然的共鸣箱，沙流下泻时的发声在共鸣箱中共鸣放大，以致形成巨大的声响。四为大环境回声震荡说。此说认为鸣沙山周围有一个“回声震荡箱”。这个震荡箱包括山凹，建筑物，以及附近的村庄和林带。我对所有的这些个说道均不以为然。我觉得这些解释对于鸣沙山毫无意义。

鸣沙山已经形成 3000 多年。3000 多年，它不停地鸣叫，对大自然鸣叫，对人类社会鸣叫。大自然听不懂，人类社会也无法听懂。数千年来，它就这么鸣叫着。它的声音越来越嘶哑，越来越沉郁，也越来越深刻。那是一种高亢的宣言也是一种悲愤的倾诉，很遗憾古往今来，我们的大自然没有听懂。要是听懂了，就不会有那么多那么深的断裂，就不会有那么孤寂的荒丘；可惜我们的民族也没有听懂。要是听懂了，这里就不会有过那么多的战乱，那么多的荒冢，那么多那么多的伤口，在流血，一直流着……

我固执地按着自己的逻辑解释它这生生不息的鸣叫。也许这很牵强，但是，很有意义。古往今来，那么多的文人墨客倾听过它的呼叫，而如此感悟者，非我莫属。实为幸哉！

冥想黄昏

斯 妤

天是越来越阴了。刚才灰蒙蒙的一片里不时还透着些许惨白，此刻是彻底的灰、灰、灰了。那份阴森与浓浓的无奈空气一样到处飘浮，蜷缩在沙发上的我被它浸泡包裹了一天，此刻才渐渐意识到，整整一天，我的思维似乎停止了，大脑混沌混沌一片空白。

现在，黄昏正氤氲蒙蒙地走来。透过窗户，我开始看见远处近处那一片苍凉与落寞。土灰色的天幕下，是乱岗子一样绵延的平房区，低矮、晦暗的房檐夹杂着一棵棵翘楞楞直刺天空的越冬老树，那份“枯藤老树昏鸦”的苍凉，不止一次把我混沌空白的大脑搅得旋转起来，生疼起来。

而越过那些低矮、杂乱、起伏不平的暗褐色房顶放眼望去，是天尽头的迷迷蒙蒙、莽莽苍苍。那是视觉上天与地的衔接处。那里同样飘浮着北方冬季的蒙蒙雾气，但那里的氤氲是苍茫、神秘、博大的，那里弥漫着冷峭与莫测。

周围的静谧冷冷地、一点一点地凸现起来。没有市声，没有人语，世界死一样地寂静。除了心跳，我听见的便是静极时才听得见的自然的啸声——那种尖尖细细却又绵延不绝、回响

在天地间的神秘之声，永恒之声。

视野里脑海里弥漫起莽莽苍苍、苍苍莽莽的无边宇宙。

地老天荒的感觉猛然袭来。

身边的书桌书柜音响电视，我置身其中的这幢楼房，还有那视野里乱岗子一样绵延的破旧平房，它们全都消失了，地老天荒的感觉浓雾一样团团将我包裹——我是谁？……为什么我此刻竟在那莽莽苍苍、冷峭神秘的天地间看见自己孤独的身影？……浩浩荡荡、博大威严的天穹下，单薄羸弱的我孑孓独行，竟是那样彷徨那样渺小无谓那样踉踉跄跄……

思维停止了，大脑混沌混沌混沌再度出现空白……

周围的静谧冷冷地、成倍地凸现出来。世界死了三次一般。那自然的啸声在耳旁在周遭在楼上楼下在天与地之间回响，嘶鸣。

我是谁？

为什么我是这一个而不是随便另一个？

我到这世上来做什么我为什么到这世上来？……

楼道里终于传来猛力撞门的声音。那“砰”的一声巨响使我从冥想中走出。在那警觉的一刹那，不幸的我极不幸地瞥见了刚才冥想的全部——那是对生命的质询，对自我的体认，对无边宇宙的彻底而绝望的领悟。

一种很悲哀很无奈很凄怆的感觉山一样朝我压来。我下意识地蜷缩在沙发上的身子挪了挪。这一挪我吓了一跳，因为就在那一动一静之间，我感觉，浑身上下的骨头全部沁出了冰

屑。

户主和儿子进屋的时候，我只是很茫然地看了他们一眼。户主打开灯，看见小狗一样蜷缩在沙发上的我便十分惊讶：“咦，你在家？怎么不来开门？”我咧咧嘴，想微笑一下表示歉意，然而脸上的肌肉牵动起来却勉强。儿子跑到我身边，一面像平时一样将他的小脸伸给我亲，一面说：“妈妈妈妈，你怎么坐在黑暗里你不怕大灰狼吗？”我含糊地哼了哼，机械地亲他的脸颊，但是很快我便对自己害怕起来：往日对儿子的百般疼爱、万种柔情到哪里去了？倚在怀里的儿子为什么给我的感觉是那么陌生那么遥远那么无谓？

“你的脸色很不好你是不是病了？”户主看看我，终于现出一脸的急切。看着他那急切的神情我觉得可笑，然而当我咧嘴想冷笑的时候，那浸泡了我整个黄昏的空空落落、无依无凭、什么也不是的感觉却排山倒海般地朝我压来。

我其实至今也说不清那整整一天里我的感觉以及我的全部思想。我只知道当我独自蜷缩在那灰色沙发上，屋内灰色的水泥地面与窗外灰蒙蒙的阴霾天气交替着出现在视野里，四周渺无人声时，我听见的那自然的嘶声是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前就嘶鸣回响着的，以后也将几十万年几百万年地嘶鸣回响下去……那种地老天荒，天荒地老的感觉铺天盖地朝我压来……这时，身不由己的我从所处的时代、社会、家庭中分离了出来，我不再是这个人或是别的什么人，也不再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

社会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个公民，我只是一个广义的人，一个古老的人，一个永恒孤独的人。我独自蹒跚在绵延不绝的茫茫宇宙中……浩荡、神秘、无可把握的宇宙令我警觉，令我恐惧……我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的渺小、脆弱与微不足道，意识到在无边宇宙里生命短暂、轻飘并且其实和万物一样自生自灭毫无意义……那种古老的悲哀古老的绝望笼罩了我。我终于陷入旷世的茫然之中……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才从那种怔忡状态中醒来。然而，心情却依旧是可怕的晦暗！我不知道自己是谁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是人而不是另一种动物？不知道既然生命如此无谓以后该怎么办？而且，最可怕的是，在那种心情下，甚至连死亡的念头也懒得去动，也觉得无谓无补无意义！

是的，既然生是无谓的，死又怎么样呢？

就在这时，家里人回来了，地老天荒的孤独暂时放开了我。然而也是在这时，我发现，往日那对我至关重要的一切：儿子、丈夫、亮着橘黄色灯光的温馨的家，甚至以前所执著的写作，如今都是遥远、陌生、无谓的了。

持续的阴天像魔法像咒语。整整两天，我被扔在这浅灰色的沙发上发怔发呆，而天仍旧没有放晴的意思。

又一个黄昏缓缓走来。似乎每到黄昏，我那停顿了一天的的大脑才会开始徐徐转动。这次，它要领我走向何方？

思路却仍旧浑噩飘忽。昨天那种空空落落、什么也不是、

什么也抓不着的可怕感觉重新包裹着我。我发现我怕极了这阴天里的静谧、静谧中的阴沉宇宙。

可是，我愿意结束这静谧中的孤独吗？只要我走下楼，随便碰见个什么人，随便和他聊上几句，这孤独就会被轻轻抛开。然而，为什么此刻的我却深怕有人敲门？

难道我其实深爱这份静谧这份冥想？

我知道答案是肯定的。因为只有这地老天荒的静谧，这无际无边的孤独，才会使我接近本质，窥见真谛。

然而本质和真谛却令我失落。

是的，在这莽莽苍苍、绵延不绝、变幻莫测的浩荡宇宙里，生命是飞灰般的轻飘，尘屑似的渺小，蚂蚁样的无谓与无助。而且，这轻飘、渺小、无谓与无助的生命无论如何踉跄跋涉，勉力撑持，却都是命定的短暂，命定的不由分说，命定要一步一步走向消亡走向毁灭！

人类永远无法摆脱这可悲的命定吗？

所有那些浩气冲天的壮志壮举，所有那些对来生来世的热切祈望，所有那些明知无谓而强为之的可贵激情——所有的一切为生存所建造的价值宫殿，其实都不过是自欺欺人、掩耳盗铃？——或者，连这份欺人自欺，掩耳盗铃，其实也是一种命定，一种别无选择的必然？

甚至连自由选择的死亡，也不是自由与选择，它仍然是一份命定，一份别无选择的选择？

而我在这里的冥想与苦苦思索，也是一种迟早的必然，一

场逃脱不掉的生存危机？

冷汗又一次沁出我的骨头。然而，奇怪的是我已不像昨天那样惊慌失措了。

儿子“咚咚咚”地敲响大门的时候，我说不出心里有多欣喜。我三步两步跑去开门，把头紧紧埋在儿子温暖的胸前。我知道我又回来了，回到生存的惯性运动中来了。虽然我的归来并不是我的选择，虽然它仍是一种命定，一份无可奈何的必然，然而我仍旧要庆贺它。因为对我来说，生存从此不再是盲目的，浅薄的，沉溺的，人云亦云的了——生存对我来说，至少将有一份自觉，一份明澈，一份明澈之后的博大。

我很高兴我最终还是从那茫然与无望中折了出来。虽然这种“步出”并非挣脱——对人类来说挣脱是永远不可能的，有的只是闭目不见或麻木不仁或种种反抗——而且说到底也并非自由选择（造物主存在向你昭示生的无谓无序时也向你宣告了死的无益无补，使你除了“步出”茫然勉力为之外别无良方），但我仍旧感到高兴，因为“步出”时已与“走进”时大不相同。

当我刚刚瞥见生命的本质，我是那样悲哀茫然那样空空落落。我不得不承认我比贫困山区那些衣衫槛褛、食不果腹的农人更加可悲——他们虽然贫穷落后，但他们至少还看见世界的真相，还有东西在支撑他们：为了一口饭一孔窑，为儿子能娶亲，为家族能延续，他们在拼命挣扎。而我呢？所谓哀莫大于

心死！——明了了一切便陷入虚无的泥沼。幸耶不幸耶？

然而，值得庆幸的是，带我“走进”的孤独冥想也带我“步出”了。或者，这也是一种命定一份必然？——既然死亡也不是反抗也不是抗争，既然死亡仍是徒劳仍是无益无补，既然生命只是段自然过程，它自有天年，自会终止，人类惟一能做的事便只有顺应自然了（或者，造物主在赋予我们脆弱生命的同时，便替我们预备好了这份理由，并将它放在显眼处，让我们垂手可得？）。而如何顺应自然，走完生命路程，便是人类之所以有政治，有艺术，有宗教，有种种种种的人生哲学了。政治家以治国图强、兴家安邦来忘却渺小，反抗短暂，所谓“以丰功伟业彪炳青史、赢得永恒”（当然仅指有良知的政治家）。艺术家以发现美、创造美来反抗虚无、抵御绝望，所谓“以美陶醉生命，肯定生存，开辟精神憩息家园”。而宗教呢？宗教不教人们反抗，不教人们忘却，它时时提醒人类注意自身的可悲处境，号召人类在明澈之后至善至爱，慈悲为怀……

我的天性使我在明澈之后深切理解了宗教。尤其基督教的博爱，佛教的“大慈大悲”“普度众生”。我知道从此我无论做工也好，种地也好，教书也好，写作也好，我的人生将多一份坦然，多一份博大。当我再说到“爱”，再书写“爱”的时候，它已不是原来那一份天性，一份善良了。它将是一种自觉，一份明澈，一簇心灵自由之后的微笑。

回想春天的气味

唐 敏

记忆会积累很多小小的宝贝，在不经意的时候打动心灵。

我常常喜欢看童话书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看着孩子们的故事，依然是让我最高兴的事情。也许是没有孩子的缘故吧，我的生命中的那个孩子就一直留在我灵魂里没有出去，我觉得不是我喜欢看童话，是留在我灵魂里的那个孩子想看。

春节期间，我在家里休息，拿出《小飞人卡尔松》来看。我很喜欢背上有螺旋桨、会飞的小胖子卡尔松，还有那些描写屋顶上夜景的文字。

我从阳台的窗户望出去，看到冬天北京的黄昏——覆盖着白雪的城市，显得很灰色，从地面、屋顶到天空。在一片无法让人愉快的灰色里，一轮太阳黄澄澄地贴在西边的天上，很稀薄的感觉。尽管下了雪，空气还是那么干燥，这与我从小生活的潮湿的南方真是不同啊。到了深夜，再去遥望夜空，在彻骨的寒冷中，月光虽明亮，却毫无灵动的水汽，三两孤星也呆滞不动地嵌在空中。没有足够的水分，月光不会流淌，星星不会闪烁，美丽也就不会诞生了。

我想，北京这个地方，春天即使回来，也是干巴巴的。树